**《敬拜侍奉手册》**

**前 言**

**基督教改革宗长老会**

**名称和历史简介**

基督教改革宗长老会是上帝的灵籍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呼召和建造的，也是基督历代大公教会的一份子，我们需要了解改革宗教会的历史传承性，也需要了解教会坚持的信仰准则和我们的使命。本文内容以比较简单的方式对改革宗教会做一个介绍，是为了避免误解，也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和历史。

**一、教会的名称**

为何我们自称为改革宗教会呢？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启示的唯一和最高的信仰及生活准则，我们承继了大公教会早期的四份古信经，它们是《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迦克顿信经》、《亚他那修信经》。这些早期信经是纯正的，但却是不足够的；我们相信圣灵神对于大公教会持续性的光照。故此，当我们称呼自己是“改革宗”时，指的是信仰上的认信。改革宗教会是归回圣经和传承大公教会历史信仰正统的基督教会，当我们以此名称自称的时候，就表明我们不属于罗马天主教，也不属于希腊东正教，我们乃是宗教改革的属灵后代，我们相信并接受宗教改革以来产生的《三项合一信条》，以及《威斯敏斯特信条和大小要理问答》。

同样，我们承认自己是“长老制”的教会，意味着我们接纳的教会治理模式是从圣经启示而来的众长老治理教会（包括地方教会，区域会议和联盟总会的会议），我们教会的治理原则来自大公教会会议接纳的《多特法规》，加以符合圣经、改革宗教会规范和实际治理处境性的修订。

例如当我们说自己是“A地区改革宗B教会”时，意思是基督的这一间地方教会发展于A地区（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B”代表我们自己的地方教会名称（如“爱道”）。基督教会是大公性的，也是地方性的，就像基督的教会曾经在日内瓦、欧洲、美洲一样。基督教会的敬拜和治理具备一定的地方性特征，却不被地方局限。随着上帝的福音真道传扬，上帝的恩典国度在历史中延展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的教会信仰规范也传承自基督大公性的改革宗教会。既然全地都属于神，我们巴不得基督的教会遍满中国和全世界，并且都能够在真理中合一与合作。我们与任何海外的教会体系保持平等相爱、互不隶属的关系。

上帝的灵随己意分派身体的各肢体，使彼此互相配合发挥功用。由于盲目地联合与盲目地分裂一样，都可能给基督宝贵的教会带来伤害，我们在接纳会友时采用慎重立约和严肃守约的原则；同时，我们相信教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一并非必要成为同一体系，故此，我们采纳教会之间慎重联结立约、自由退出以及彼此尊重的原则。

我们教会寻求与本教会持守同样信仰和敬拜治理规范的姊妹教会联结，在敬拜治理规范下彼此友爱互助，彼此监督守望。

“改革宗”常常给人一种划分宗派的感觉，尤其是在中国家庭教会盲目地反神学和反宗派的非理性氛围下，更使人觉得“分宗立派”就是分门别类，加上改革宗教会在真理上的坚持，常常展现出在地上争战教会的特征，于是更加增了他们以为改革宗就是导致教会不合一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实，在真理中争战的教会才是荣耀的教会，“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之间这场不可避免的争战是上帝在向亚当夫妇宣判之时就已经命定的，并且必然性地直到基督再临，世界的末了，才能结束。

为何我们还要坚持使用改革宗呢？使用“改革宗”(Reformed)一词,乃是为了使加尔文派传统(Calvinistic)与信义宗(Lutheran)、圣公会及重洗派(Anabaptist)等传统有所区别。我们相信真福音生出真教会，因此，我们坚持改革宗教会乃是基督纯正的真教会。凡是宣称与改革宗基要福音教义相悖的团体，都不是基督的真教会。

那些在基本核心教义上相同，却在某些教义和体制上妥协的教会，虽然不能说他们一定就是假教会，然而，也需要劝勉、提醒、呼召和帮助他们归正，不再继续陷入在教义和治理上软弱或败坏的境况中，从而导致圣徒受亏损，上帝籍着教会彰显的荣耀被遮蔽。我们期盼在真理与恩典中，成全而非辖制任何其他体系的地方教会。我们也承认包括改革宗教会在内的任何地方教会都是在争战和归正的途中，今生今世都不可能完全归正和圣洁，因此，我们尊重一切在基要信仰上符合圣经的地方教会有独立治理的权柄。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了解改革宗教会发展的历史渊源。

**二、简介改革宗传统的历史性[[1]](#footnote-1)**

诚如约翰·加尔文所说，“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无论是世界或者教会的历史，不过是神预定之福音应许的应验和成全，一切大小事情都是神普遍或特殊护理的足迹，不看历史就不知道自己的根源，也找不准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更不能辨明未来方向和使命。让我们来看看改革宗教会的历史发展，来看神奇妙的作为。

（1）改革宗的发源

宗教改革是出于神恩典的作为，籍着马丁路德的事工，欧洲发动了宗教改革的运动。改革宗传统发展的主要起源者之中，慈运理(Ulrich Zwingli, 1484-1531)是苏黎世的第一个改教者，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 1509-1564)则主要在日内瓦进行宗教改革运动，其中加尔文更是在其圣经注释、小册丛书、以及特别是在《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Christian Religion)一书中，从圣经中发展出一整套基督教（或通常称为“新教”、“更正教”、“抗罗宗”等，以区别于“天主教”）神学(Protestant Theology)。从宗教改革时期直到如今都有许多人和团体随从加尔文的教训，但他们并不是完全循着相同的思考或发展路线前进。因此改革宗传统中的加尔文主义者，尽管在许多方面基本上都彼此认同且相似，但因着思想、历史或地理上的环境，也存在诸多或大或小的差异。这些差异就形成了此传统中的许多路线或门派。

（2）欧洲大陆的改革宗系统

改革宗传统发展出的第一路线，为西北欧、瑞士、法国、荷兰和德国所共享；并且也影响到匈牙利东部和意大利南方的瓦德西亚教会。改革宗教会在这些地区活跃，他们编制早期的改革宗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许多教会视其为教义标准。1537年加尔文起草了第一篇改革宗要理问答，并于1541年重新修订。这项工作被翻译成数种文字，并产生莫大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1563年出台的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hecism)，它至今还是大多数欧洲改革宗教会内标准的信仰告白文件，比利时信条(The Belgic Confession,1561年)也清楚说明了加尔文派的教义立场。

改革宗传统的历史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毫无争议的。有时出现难题，令那些坚守改革宗立场的人对其基本信仰作重新检讨和辩护。其中最有影响的明证之一，是一场始于荷兰神学家雅各·阿米念(James Arminius，或译为“阿民念”、“亚米纽斯”)的争论。阿米念反对加尔文有关恩典的教义。1610年他的跟随者发表了一份《抗议文》(Remonstrance)，反对那些与他们意见不合的人，使事态陷入白热化。由于阿米念主义的攻击，教会陷入了危险的境况。

1618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神学家们为此在荷兰的多特勒克(Dordrecht)举行了一次专门会议，与会者谴责了阿米念派的观点，确认了五点教义：(1)人类完全堕落；(2)神无条件拣选；(3)基督的赎罪仅限于选民；(4)神恩之不可抗拒；(5)信徒蒙保守直到永远。

阿米念派(Arminians)人士被驱出改革宗教会，但他们不仅未曾悔改，反而成立了自己的“教会”，并且声势浩大，成为卫斯理主义循道派(Wesleyan Methodism)及其他非改革宗和抗改革宗教派的根基，他们传讲假福音，到处奔波败坏教会直到如今。这种阿米念主义的思想既然迎合人心，就自然而然地非常受欢迎，导致如今许多教会和个人深陷其中而不自知。如今许多自称改革宗的人士却模糊界限，不再指责和防备阿米念主义者，这样做等于在指控多特大会的先辈，也等于对抗大公教会的福音教义，最终实际上是在对抗圣灵和圣经。我们相信阿米念主义提倡的思想虽然有各样的变种，却仍然是当今教会的主要仇敌，改革宗教会应该警醒防备，其中一个坚固教会的重要方式，就是籍着大公教会制定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不断地归回圣经。

多特总会的《多特信经》(Canons of the Synod of Dort)、《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erg Catechism)与《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合称为三项合一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是大多数改革宗教会持守的信仰基准。

（3）英美的长老会系统

越过大不列颠群岛的水道，加尔文主义乃是宗教改革时期英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自从英国君王亨利八世明为婚姻实为政治地发动宗教改革以来，英国陷入天主教和宗教改革的拉锯战中，随着君主的变更而动荡不已。因着“血腥玛丽”想要带领英国归回天主教的怀抱，对国内的教会发动了残酷的迫害，导致大批牧师死亡和逃亡，他们大部分逃亡到日内瓦教会接受了加尔文牧师的教导。当伊丽莎白当政之时，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当时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施政虽然比较缓和，但仍然强迫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保留半天主教式的崇拜仪式和管理方式，但加尔文主义仍如呈现于1563年《三十九信条》(Thirty-nine Articles)中一样，是安立甘教会基要的神学(此三十九信条是克兰麦大主教[Archbishop Cranmer]于1553年所著的四十二信条的翻版)。

步入十七世纪，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也为说英语的神学生提供了基础神学的指导。在英国与苏格兰之间发生了与欧洲大陆阿米念主义者完全不同的冲突。清教徒试图完全改革英国国教，但遭到伊丽莎白女王及其继承者詹姆士一世(James I)和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反对。由于清教徒在国会的影响很大，因此能与皇室对抗，但最后这场对抗演变成战争。战争的起点是在苏格兰，因查理一世想强迫苏格兰长老会接受主教制，遭到后者的坚拒。查理一世想用武力镇压反抗，却受到国会中清教徒的强烈反对。结果是1649年国王战败被俘，被国会送上断头台，其后九年就由克伦威尔(Cranwell)当政。但克氏去世后不久，查理二世(Charles II)复辟登基，遵循其父查理一世的政策继续治理英格兰和苏格兰。此时英国的清教徒受到压制，但苏格兰人却奋起以武力反抗查理二世，从此展开了游击战。所谓“盟约者”(The Covenanters),乃因共同立约要为“耶稣基督的王权”(Crown Rights of Jesus Christ)争战而获名。他们一直坚持奋战下去，即使查理二世的弟弟，罗马天主教徒雅各接替其兄即位，也未能止息他们的对抗。直到1688年雅各王被迫退位，奥伦治王子威廉(William, Prince of Orange)继承王位，他们才放下了武器。

当时由独立教派 (Independents)、长老会(Presbyterians)，以及更为坚定的加尔文派人士所形成的清教徒(Puritans)，坚持要根除国立教会中一切罗马天主教(Roman Catholicism)的残迹。

同时，一群为数可观、受重洗派影响的新教徒，虽然接受为成人施洗是执行圣礼的唯一适当方式，另一方面也接受改革宗绝大部分的教义。因着他们相信预定的教义，因此人称之为“特别”浸礼派(“Particular” Baptist)，以区别那些拒绝预定论的“自由意志”浸礼派(“Freewill” Baptists)。

而这些不从国教的团体也就负起了起草《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Wes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和《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Westminster Catechisms)、教会治理的行政方式和崇拜规程的责任，直到如今这些都仍然是一切说英语的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的标准。苏格兰长老会和苏格兰教会最初使用《苏格兰人信仰宣言》(1560)和《日内瓦要理问答》，后于1647年采用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准则》；在独立派以压倒性的多数占据英国国会之后，他们就拒绝接受英国国教安立甘教会的信仰标准。

（4）长老会进入美洲宣教

十七和十八世纪在全世界欧洲和英国的殖民地上的改革宗和长老会，都是十七世纪末移居麻省、纽约、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他处的移民者所建立的。虽然起初母会并未给什么帮助，可是他们还是遵循母会的教义、崇拜仪式和行政传统，发展了自己的教会。大多数长老会都采用《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Document)的基准，而根源于欧陆改革宗传统的教会，则坚守其原有的《三项合一信条》，以《多特法规》修订自己的教会治理原则。

十八世纪，改革宗传统在世界福音复兴中占有中心地位。如1700年在苏格兰的复兴运动是由于汤摩斯·波士顿(Thomas Boston)以及清教徒之著述而产生。其中《现代神学的精华》(The Marrow of Modern Divinity)一书赞扬加尔文派信仰影响巨大。这场复兴逐渐与英格兰在乔治·怀特菲德(George Whitefield)领导下的大复兴汇合。在美国殖民地，约拿单·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参与并带领了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这场运动也与英格兰的大复兴息息相关。在所有这些运动中，加尔文神学乃具最根本的影响力。

（5）近代的改革宗传统

在大不列颠群岛，改革宗传统继续结出累累硕果。其中最重要的教会事件是绝大部分人脱离了苏格兰教会(Church of Scotland)，成立了苏格兰自由教会(Free Church of Scotland)。尽管直接原因是反对赞助者强迫牧师对会友的权力，根本原因则是因为苏格兰教会已大规模地放弃了改革宗的立场，而那些渴望持守这一立场的人就坚持主张他们有自由选择自己的牧师。这一要求被否决后，他们就退出原来的体系，成立了自己的宗派---苏格兰自由教会。

（6）改革宗对社会的影响

改革宗信仰的影响不仅只在教会范围内。当时产业革命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化，工场主普遍残酷地剥削工人。籍着改革宗信仰的影响，英格兰的安东尼·阿希理·库珀(Anthony Ashley Cooper)、谢福斯白瑞之第七伯爵(the Seventh Earl of Shaftesbury)、汤摩斯·钱模士牧师(Rev. Thomas Chalmers)等人大力奔走，促使国会立法保护工场工人、矿工和残疾人的利益。这些领袖大多数都极力赞同加尔文信仰。到20世纪末不少持同样看法的人进入了英国国会，为其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立法负责。

以改革宗观念参与社会和政治的惯例被带入美洲，带来美洲的繁荣。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许多人参与了废除奴隶制的运动，近年来对民权运动和其他类似运动更是非常热心。

（7）改革宗对教育的影响

改革宗传统向来积极支持教会信徒的教育。加尔文坚持对教会青少年进行要理问答的训练，并建立了今天的日内瓦大学(University of Geneva)。苏格兰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参照这一教育模式，在所著的《第一训诲书》(First Book of Discipline)中提出了有关教育的条文。在荷兰的莱登大学(University of Leiden)是按照这一教育思想成立的。在法国则据此设立了数间神学院。美国受同样教育传统的影响，建立了哈佛和耶鲁(Harvard & Yale)等大学。

（8）改革宗世俗化的危机

改革宗传统在西方文化占有重要一席，西方人的思想和生活的各部分都受到它的深刻影响和巨大的祝福。可是逐渐地，它的许多贡献被人们淡忘，教会逐渐地世俗化，信仰上的根也被抛弃忽视，教会越来越受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侵蚀而变质。如今的西方社会呈现出的罪恶和混乱，是根源于此。因此，我们不禁要问：西方社会的败坏现况，是否就是这种拒绝信仰根基，以自我中心取代“万事为荣耀神”的后果？当我们逐渐放弃来自圣经和历史传承的正统基督教信仰教义的时候，等待我们的未来将是如何？

作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改革宗教会，我们应该承接大公教会的历史宝藏，防备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带来的腐蚀和冲击，建造合乎神心意的教会。

**三、结语与反思**

中国教会自1807年长老会马礼逊牧师来华，至今200余年，在头一个百年宣教士带领的过程中，改革宗教会曾经有13个宗派在国内宣教，也曾硕果累累，发展了几十个区域会议，五个大会。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教会承接的却正是欧洲和英美教会在教义上逐渐妥协的阶段，当时欧美掀起的所谓普世宣教运动伴随着各国的殖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因此，清末民初时局动荡之际，长老会采取的，一方面不注重中国教职人员的神学训练和教牧担当，另一方面在即将赤变之时，竟然是先和公理会，继而和各宗各派的联合之路。虽然改革宗教会在当时的大处境下有许多无奈之举，也应该在福音的事工上存着谦卑和成全的心有广泛的合作，然而，这样在教义和体制上的联合，必然性产生妥协和混杂，这样就必然失去了教会的纯洁性。

当“非基运动”夹杂着西方傲慢的自由主义和国内自卑的民族主义疯狂地展开对基督教的攻击与诽谤之际，中国的教会因为没有纯正教义的训练以及自立的训练，竟然在形式和教义上没有力量回应和反击世界文化的挑战，仅仅提倡所谓“本色化运动”，本色化运动中呼声最高的是信仰变质的青年会。其实与其说是本色化，倒不如说是“变色化运动”，这种变质的团体，自然是最迎合持唯物和无神论的极度世俗化的执政者，他们后来巧妙地相互勾结破坏中国教会，解放后仍然盗用“三自”方略，以某耀宗和某光训为代表的官办假教会，顺应政权，在教义上混乱迷惑信徒，在行动上迫害教会至今。

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是基要主义的教会，稍微了解基要主义的背景，不难发现他们是经过删减的改革宗信仰。神秘敬虔主义以倪柝声所影响的聚会所，在时局变更时摇摆不定，独立的家庭教会只有活动没有教义，根本不堪一击。唯独是以王明道为代表的一群基要主义者，纵然是经过删减和改良的基督教，仍然保持最基本的教义核心框架，在红色政权的30年风暴和自由主义不信派的攻击中，他们是靠主恩典走十字架道路，也是站立得最稳的教会。

经过30年迫害洗礼的基督教会，在二十世纪80年代如同雨后春笋，蓬勃生长。然而，神学却始终未能归正，影响中国教会最深的是美国二三十年代的时代论主义，以及从港台传播过来的各种泛福音派、极端灵恩运动、成功神学、世俗化的教义，导致中国教会陷入极其混乱的境况。而在教会的敬拜和治理上，因着外在的政治因素和内在国人特有的情绪化素质，更是显得混乱不堪。有人戏称家庭教会在无宪政主义的状态下，弟兄多的团体就类似水浒传，姐妹多的教会就像红楼梦。这些比喻虽然让人锥心，却也不无道理。

教会必须在教义和体制上不断归正，不断回归圣经，如何才是归回圣经呢？我们要认识到，历史进程中的大公教会教义的进步不仅仅在于“向前发展于时代”，更在于“向后归正于圣经”。因着圣灵默示的终止与完全，教义就必须要不断地回归；因着圣灵光照的继续，教义也需要不断地向前推动。历史给我们看见一个事实，何时教会归回圣经，何时教会就将要经历大的复兴。何时教会的教义偏离圣经，教会就要堕落和荒凉。圣经本身是无误的、完整的、清晰的、自足的。圣经的核心是系统的福音真道，何时教会远离圣经，教会就将要软弱、败坏和跌倒。教义的进步不在于发明新的不同教义，乃在于归回圣经发现新的亮光。这些新的亮光必须建基在大公教会已经陈明的教义，并将之更加丰富和完全。

感谢神，就在普世性的教会教义衰败、信仰萧条冷淡和世俗化之际，改革宗归正的教义和教会敬拜治理的体制传入中国，并且在国内兴起一大批学习者和实践者，他们寻访古道，归回圣经。200年中国教会历史，后一百年是中国本土传道人担当教牧的时期，上帝兴起了一大批牧者，他们前赴后继，忠心勇敢，做出时代的见证。

如今，老一代牧者逐渐离开我们了，作为基督在中国的改革宗教会，站在21世纪的初期，将何去何从？呼吁那些真正爱慕真理，渴慕归回圣经的牧师和教会，都能够静心思考，消除心中误解，好好学习历史和教义，谦卑诚实地学习改革宗神学，带领教会全面地归回圣经，信仰和生命不断地归正，让神的恩典国度籍着教会得以彰显，使神的百姓得到属灵的看管和养育，愿上帝的圣名得到至高的荣耀。

胡彼得牧师 序

1. 本段内容来自网络《中国基督教书刊》之改革宗传统简介，有编辑，鸣谢。 [↑](#footnote-ref-1)